

深圳，為誰祈禱

鄭科授 朱雪 著

南方人民出版社

—— 鹏城文丛文库 ——

深圳，
为谁祈祷

郑科授 朱 雪 著

南方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圳,为谁祈祷/郑科授 朱雪 著——香港 南方人民出版社. 2007. 10
ISBN 978-7-80225-183-6

I. 深… II. 郑… III. 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78.178

香港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6332 号

书 名: 深圳,为谁祈祷

作 者: 郑科授 朱雪

出 版: 南方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南方人民出版社发行部

地 址: 香港九龙佐敦弥敦道 208-212 号四海大厦 10 楼 1001 室

策划部电话: 00852-67273492

市场部电话: 00852-31771521

网 址: <http://www.nfcb.cn>

经 销: 早报文化机构

图书策划: 陈少丹

责任编辑: 王慧芳

封面设计: 王 兵

封面题字: 邹景强

责任校对: 陈少丹

组稿统筹: 黎 兰

印 刷: 早报印刷机构

开 本: 32

印 张: 7

印 数: 001—3000 册

版 次: 2007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183-6

定 价: 30 元

鹏城丛书之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第一章	不速之客.....	1-2
第二章	家庭风波.....	3-5
第三章	今昔你我.....	6-8
第四章	晨日红颜.....	9-11
第五章	少女无辜.....	12-16
第六章	挣扎的心.....	17-20
第七章	荒唐阿祥.....	21-25
第八章	一往情深.....	26-29
第九章	乡村你好.....	30-33
第十章	父亲和我.....	34-37
第十一章	回城之后.....	38-40
第十二章	她的故事.....	41-46
第十三章	午夜玫瑰.....	47-50
第十四章	这样爱你.....	51-53
第十五章	冰与火焰.....	54-56
第十六章	天亮风景.....	57-59
第十七章	生活滋味.....	60-63
第十八章	卡通外婆.....	64-67
第十九章	少女蒙辱.....	68-70
第二十章	一片冰心.....	71-71
第二十一章	她失踪了.....	75-78
第二十二章	情感边缘.....	79-81
第二十三章	深更家中.....	82-85

第二十四章	采访受困.....	86-88
第二十五章	你像个谜.....	89-91
第二十六章	医院情敌.....	92-94
第二十七章	在河滩上.....	95-99
第二十八章	妻离别前.....	100-104
第二十九章	喜迁新居.....	105-107
第三十章	席间是非.....	108-111
第三十一章	灵魂一隅.....	112-114
第三十二章	女孩的病.....	115-118
第三十三章	宽容之心.....	119-122
第三十四章	面对困扰.....	123-125
第三十五章	新闻播出.....	126-129
第三十六章	婚姻危机.....	130-133
第三十七章	离婚协议.....	134-137
第三十八章	想嫁给你.....	138-141
第三十九章	心疼了吗.....	142-145
第四十章	今天远行.....	146-149
第四十一章	走上绝路.....	150-152
第四十二章	绑架儿子.....	153-156
第四十三章	父亲去了.....	157-160
第四十四章	弟弟恋嫂.....	161-163
第四十五章	孤独的人.....	164-167
第四十六章	蝴蝶飞飞.....	168-171
第四十七章	何处归宿.....	172-175
后记		176

第一章 不速之客

余祥夹着一个黑色皮包，匆匆忙忙地朝家赶。汗珠像虫子一般在他的衣内轻轻地蠕动。余祥的家住在偏离闹市的一片低矮的旧砖瓦房区域内，与报社间隔一里多路程。除特殊情况外，余祥每天上下班就这样往返着。晚风徐徐吹来，撩起他皱褶的西服衣角。他那张消瘦、古板且友善和气的脸上忽而扬起了一丝笑，随之脚步越来越快。余祥只有三十三岁，却是深圳市较具影响力的作家、报社记者、编辑。他之所以能在人生中迈上一个新台阶，这与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

余祥进门的第一眼便见到了秦小舟。

余祥的心里一惊，顿时，面色恢复得异常平静。

秦小舟是乡村来的一位业余文学爱好者。她高中时离学不久便到了深圳市的一家餐厅做服务员。秦小舟美丽、温柔、善良、执着。在打工的日子，她总是挤出时间学写诗。秦小舟身上的某种特征，使余祥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以及现在身上的某些影子。因此，他对她可以说是欣赏、怜惜、关心和潜藏在心底的一种不被人知的喜欢。余祥和秦小舟最初相识是秦小舟拿着自己的几首小诗到报社去找他。可是，余祥没想到秦小舟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家里。

“余老师，你可回来了。”

秦小舟见了余祥便满心喜悦地打招呼。

“嗯。”

余祥用平平淡淡的语气心不在焉地小声应着。

余祥把目光转移向正趴在厅堂里桌前做作业的儿子余然然。

“爸——爸。”

余然然回头高兴地叫道，稚气的脸上出现了一个浅浅的酒窝。

余祥答道：“唉。”

余然然说：“你不在，我们家来客了，是小舟姐姐。小舟姐姐买了苹果。”

余祥“哦”了一声，爱抚了下儿子的脑门便跨步走进卧室。余然跟着进去了。不知所措的秦小舟也只好跟到卧室门口。

余祥的家非常简陋。房子狭小。厅堂像货库一样被一些杂碎的东西塞得满满的。卧室也不例外，一台半旧的衣橱、书橱和写字台、电脑以及小彩电上零乱地摆放着报纸、书籍等。只一张宽大的席梦思床看起来才给了人的温馨感觉。

卧室里，余祥放下皮包，打开电视。

余然跑到跟前说：“爸爸，我要看动画片。”

余祥说：“你去做作业吧，让爸爸看一会儿新闻。新闻才有意思。”

余然说：“不，我要看动画片。”

余然拿过摇控器开始调频。一眨眼功夫，电视节目便由新闻联播切换为少儿动画片。

余祥依着儿子。他扭头瞟了一眼秦小舟便赶紧避开目光。

“春华，你把我的那本书放哪里了！”

余祥突然不愠不恼地问。

正在厨房做饭的陈春华根本没有听到丈夫的问话。于是，余祥又跑到卧室门口高声叫着。余祥跑到卧室门口时，秦小舟便让了让身。

这次陈春华听到了。陈春华飞奔出厨房，舒展着一张蜡黄的脸，盯着丈夫说：“什么书？你自己放的我哪里知道！”

余祥和陈春华的言行触动了秦小舟的心灵。她非常失落。

秦小舟借此说：“余老师，余嫂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走了。”

陈春华一把拉住了秦小舟的手腕说：“饭就快做好了，你吃了晚饭再走吧。”

秦小舟说：“不了。”

余然也从卧室里跑出来，说：“小舟姐姐，不让你走。”

秦小舟抛来笑脸，说：“然然听话，小舟姐姐下次再来看你。”

秦小舟挣脱陈春华的手，又迅速瞄了余祥一眼，便消失在满是尘埃的院落中。

第二章 家庭风波

余祥站在门前望着秦小舟离去的路口，微微发愣。

陈春华抬起手臂在丈夫的眼前晃了晃，揶揄道：“那女孩长得不错哦。”

陈春华转身到了厨房。

晚饭时，陈春华除了给儿子夹菜之外，不予理睬余祥半句话。

余祥观察着老婆的动态。他边吃也边不时地给儿子夹菜。碰到老婆瞅他时，便露出谦和、豁达的微笑。

陈春华的目光中充满了埋怨、责备甚至愤怒。

余祥达观的笑容不但没有使家庭气氛得到缓解，反而助长了压在陈春华心底的火气。

陈春华重重地放下碗筷，喘着粗气，开战似的瞪圆了眼睛。

余祥沉默了半晌，问：“你怎么回事了？”

余然然插嘴：“爸爸，妈妈是在给你送秋波。我们班里的小亮说，他妈妈就经常这样给他爸爸送秋波。”

余祥说：“哦，然然真聪明，爸爸糊涂了。”

余然然欠着脖子，又俯在余祥的耳边小声说：“爸爸，妈妈好像生气了。我去把我的作业拿给你看。”

余然然一溜烟跑进卧室。

余然然从自己的黄色小书包里掏出语文作业本重新回到饭桌前。

余祥接过儿子递来的语文作业本仔细地翻看着。

余然然的语文作业本上每页都写着汉语拼音字母，那些字母东倒西歪，就像没长骨头的小鸭鸭，其中，有的老师被老师用红笔批改过，有的没有。儿子才六岁，只读小学一年级，也许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在他的眼里，这是最好的，所以该给予肯定，以从小培养他的自信心才是最重要的。

余祥说：“好，好，棒，棒。”

陈春华一把夺过本子丢在地上，气冲冲地说：“好什么好，字写成那个鬼样子还有脸让人看！”

余然然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

陈春华把儿子从椅子上拉起来用力拍了一下他的屁股，说：“哭什么哭，自己的字写的不好还好意思哭！在吃饭的时候，谁让你拿作业本来了！把嘴闭上，再哭就不要你了！”

余然然泪眼望着妈妈，脸憋得通红，不敢出声。

余祥说：“然然没有错，怎么那样责备他，为什么要打他？这样教育孩子不好。”

陈春华说：“是我的孩子，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”

余祥说：“可是，也是我的孩子……”

“爸爸……”

余然然扑进余祥的怀里委屈地放声哭起来。

余祥为儿子擦掉眼泪，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余然然哭着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吃小舟姐姐买的苹果。”

陈春华说：“你很饿么？吃什么苹果！”

余祥说：“不可以用这种态度对待儿子。不可以的。”

陈春华突然扯起余祥的一只胳膊，激动地说：“我喜欢这样！告诉我，你和那个小妖精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她怎么跑到我们家里来了？你跟她上床了？好呀，你有出息了，嫌弃我了，在外面跟漂亮的黄花闺女鬼混……”

陈春华的话没说完，余祥已用另一只手扇了她一巴掌。

陈春华摸摸自己被打痛的脸，接着就又哭又叫地跟余祥撕扯起来。

余祥呆若木鸡，不吭声，也不还手。

她竟然那样诬蔑他的人格。她何时变得如此陌生了？他们的婚姻何时变得如此难以勾通？他们之间还有爱情吗？

余祥找不到答案。

陈春华不留神把饭桌上的一只菜盘打翻在了地上。那是一盘炒青菜。油喷喷的青菜被扣在了破了两半的菜盘下面。

陈春华丢下余祥，心疼得跪着哭。

然后，陈春华颤抖着身子把儿子拉入怀中，喃喃地说：“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……”

“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……”

余祥的手机铃声这时响了起来。

余祥从裤兜掏出手机一看是林虹的来电便按了拒听键。

陈春华抬眼盯着丈夫猜疑地问：“是不是又是哪位小妖精打骚扰电话？”

余祥摇头说：“没有的事，别瞎想。”

第三章 今昔你我

余祥和陈春华最先认识是经人介绍的。

那个时候，余祥在一家养猪厂上班。余祥十六岁就从独自乡村来到城市闯荡。他一开始在养猪厂呆了四年半，由于环境的原因，始终没有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孩。余祥孤独、贫穷，但勤奋，渴望爱情，常幻想着梦中的她奇迹般地出现自己的面前。至到二十一时，厂里的李主任带来了一位女娃，说是自己的亲表妹，介绍给他。余祥万分激动。陈春华和余祥同龄，扎着两条小辫子，穿着花衬衫，尤其一双丹凤眼忽闪忽闪的，搅得余祥的心里痒痒的。两人第一次见面，都非常害羞。

在余祥的眼里，陈春华姿态迷人，而且在制衣厂上班，比他的工作起眼一些。长相平平，身体单薄的余祥感到自己低气不足，于是又见了两次面后，就打了退堂鼓。倒是过了不几日陈春华主动来找他了。陈春华来找余祥时，余祥正拿着铁锹蹲在猪栏里满头大汗地掏猪粪。余祥只淡淡地打了个招呼便没再理会陈春华。余祥掏好了猪粪，又喂猪饲料。余祥工作起来态度特别认真，可是偏偏其中一只小黑猪躲得远远的，不肯来吃饲料。一直站在旁边的陈春华上前亲密地呼唤了一声，那只小黑猪就欢快地跑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余祥对陈春华说了声“谢谢”，情绪变得低沉。陈春华拉起余祥的一只手说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余祥看到陈春华的眼里闪动着泪光。余祥说，可我什么也没有，你跟我吃苦。陈春华说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不怕苦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。陈春华捧起了余祥的脸。余祥感动了。他以为她值得他珍惜，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少坎坷、困难来袭击，他一定要让她将来过上幸福的日子。余祥亲了她，然后在养猪厂附近他的单身宿舍里首次跟她发生了性关系。

两年后，他们结了婚，住在陈春华亲戚的旧房子里。婚后的前几年，他们没敢要孩子。余祥的工作单位从养猪厂调到卷烟厂，又从卷烟厂调到塑料厂，他平均每个月只有两三百块的薪资。陈春华

还在制衣厂做事，她的工资也不高。小两口的日子虽然过得不是很宽余，但却甜甜蜜蜜。经常余祥下班回家之后就抓紧时间读书、写作，陈春华则哼着歌打理家务。有时陈春华也陪丈夫一块儿看书或帮他看稿。陈春华会做一手好菜，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会为余祥递毛巾端茶。余祥的母亲在他不满三周岁的时候，就因病散手人寰，是父亲艰难地把他和一位弟弟拉扯大的。父亲虽然疼爱自己的孩子，但却脾气暴躁。因此，从小失去母爱的余祥，对母性的温柔形成了一种渴望。陈春华的体贴弥补了他的这种缺憾。他认同娶了她，是他一辈子的福气。他每次发表文章，她比他高兴，他通过自学，终于拿到大学毕业证的那天晚上，陈春华还专门买了鱼和鸡做好吃的菜为他庆祝。这样恩恩爱爱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四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。

小家伙的降生，无疑给这个家庭又增添了一份喜悦的气氛，但同时又面临着经济问题。陈春华不能工作了，所有家庭开支得靠余祥一人承担。为了另外多挣些稿费补贴家用，余祥写作更勤奋。他几乎没有时间陪老婆和儿子。陈春华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就一直没再出去工作。余祥的努力和付出没有白费，由于发稿量的增多，使报社发现了一个人才，便直接聘请他到报社做编辑。余祥所做的一切希望得到老婆的理解、支持。可是，这个时候的陈春华却已根本无法理解这点了。虽然他的工作比以前好，收入比以前高，她并不高兴。她以为丈夫热爱文学快发疯了，胜过爱她和儿子。伴随着然然的成长，余祥名气的增大，陈春华变得多疑，懒散，脾气古怪。家庭和谐气氛也从此打破了。

余祥坐在电脑前望着床上熟睡中的老婆和儿子，忆起这些往事，有些酸楚。

晚饭匆匆结束。陈春华在怨气中入睡，儿子睡前流着委屈的眼泪。曾有的美好与现状的某种尴尬交织在一起，让余祥透不过气来。老婆把所有的心血和爱都给了这个家。他就是她的世界，这个家就是她的一切。他理解她是害怕失去他，失去这个家。可她的疑神疑鬼，对他的工作和写作不理解，只能使他觉得与她的心灵已存在着

相当大的隔膜。

灯光下，余然那张稚气、恬静的脸就像是自然之笔绘出的一幅美好的图画。陈春华平躺着，仿佛是随时准备展开激烈的“战斗”似的，摆着一个别样的睡势。粗鲁的鼾声正从她的鼻孔发出，时而紧凑，时而缓慢，时而停顿，似车辆路途碰到交通堵塞而无法畅通。

余祥喟叹了一下，站起来，走来亲了亲儿子的面颊。当余祥把唇凑近陈春华正犹豫着，陈春华反而一下子睁开了双眼激动地把他按在床上。

陈春华语无伦次地说：“给你，给你，我要，我要，我不比小妖精差。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……”

余祥问：“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”

陈春华啜泣着说：“是的。梦见你不要我和儿子了，你跟小妖精在一起……”

余祥说：“妖精，不会有的。老婆，等把资金攒够了，我们就买套漂亮的大房子搬进去住。”

陈春华说：“只要没有小妖精……”

余祥望着老婆干燥、已失去青春气息的长脸，猛烈地用唇堵住了她的嘴。然后，把她压

在了身下。

这一夜，余祥失眠了。

第四章 晨日红颜

第二天早晨，余祥正无神打采地迈步在上班的路上，林虹迎面朝他走来。

林虹穿着浅绿色的套裙，涂着淡妆，在朝阳下，就像绽放的鲜花，春日里的碧波一样光彩照人、撩人心动。

林虹一脸喜气，当看到余祥面部发青，眼睛里布满血丝时，便适当地收敛笑容，关心地问：“祥哥，你怎么了气色不好？”

余祥用右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脸，强作笑颜地说：“没事。”

林虹既是深圳市电视台的播音主持，也是女诗人。二十六岁的她算是市内第一个口才和文才兼有的达到大才女了。她身边不乏围着一大群男士，可她却惟独对余祥存在着一份痴情。她明白他有家庭。她希望他家庭幸福，不希望自己作为第三者插入，但常情不自禁。

余祥虽然是把林虹当作自己的一位知己，可像头天晚上跟老婆吵架、打架，后来吻她、跟她做爱已找不到了感觉这样的事，怎能对林虹讲。

余祥困乏地打了一个呵欠，无奈地把目光投向了其它地方。

余祥看到在南边不远的地方是滔滔江水，一座斜拉式钢索大桥就像巨龙般地横卧在大江上面。余祥的心中升腾了一团迷雾。他犹如不经意踏入一个恐怖、危机四伏的山洞，找不到出口在何处。她渴望一架情感的援助之桥靠近他，可希望又远比失望痛苦。

林虹眯起眼睛问：“在想什么事呢？不会是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吧？一大清早打呵欠可不是好兆头，不会是向人家展示你的一口好牙齿吧？”

林虹的幽默，令余祥啼笑皆非。

余祥说：“我的牙齿就像个头高矮不等的将军，并不好看。”

林虹借题发挥：“我希望你不仅是一名文坛强将，而且也能够做一位非常有智慧的生活将军。”

余祥惊讶地说：“知我者，林虹也。谢谢。”

林虹问：“你是因家事而烦吗？”

余祥说：“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，真的。”

林虹说：“过得快乐比什么都好，只希望你过得快乐。”

余祥咧咧嘴，点点头。他的脑海倏而闪过秦小舟的影子。林虹的影子也交叉在一起。老婆的影子却越来越模糊，贯穿这其中的是儿子那震耳欲聋的哭喊声。

余祥深刻地说：“快乐是很简单的两个字，但要真正地获得一份快乐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。”

林虹说：“因人而宜吧，我懂了。”

余祥的脸上呈现出了温暖的笑意，如平静的湖面骤然荡起的涟漪，触动了林虹的情愫。

林虹接着问：“昨晚怎么不接电话？是忙么？”

余祥说：“是忙。”

林虹一下子扑进余祥的怀里说：“因想你，对不起，打扰了你。”

余祥感觉仿佛是一团火光钻进了自己的心腔，他的肌肉、肋骨被猛烫了一下，针扎似的疼痛，且舒服得飘飘欲仙。他不敢也不能迎上前去接纳她的感情。她身上的无数光芒就像刺。在她的光芒环绕中，他也许只是一块奇丑无比的鹅卵石，刺坚硬时，她的尖端容易伤人，脆弱时，她的身体容易被人伤。他必须要远离，生活在刺中是极其可怕的。

余祥后退几步，保持距离说：“林小姐，不，不，不能这样。”

林虹失落地说：“别叫我林小姐，叫我的名字。我喜欢听你叫我的名字。”

余祥摇着头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林小姐，不，阿虹，你是一位有前途的好姑娘，不能因我葬送了你的光明前程。你应该清楚我的处境。我们……”

林虹说：“不，祥哥，可我喜欢你，难道喜欢一个人是错误的吗？为了见你，我一大早来路口等你，当第一眼见到你，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欣慰，如同七彩虹划过心空。在我的脚步朝你靠近的同时，心也是属于你的，你不可以这样冷漠。”

余祥说：“喜欢一个人本来没有错，但错在不该来喜欢我。我想你不必为我付出太多的感情，因为你回收不了，对你不公平。”

林虹说：“我有自己的权力喜欢一个人。付出并不一定是为了得到回报。我相信自己的感觉。我只是跟着感觉走。必要的时候，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体会自己的感情。”

余祥说：“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你应该要有自己幸福的归宿才对。”

林虹说：“祥哥，我只是喜欢你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余祥说：“那是你的事。我走了，要去上班，今天很忙。你一定也很忙，你也上班去吧。”余祥说完便迈开双脚，与林虹擦身而过。

第五章 少女无辜

深圳市晚报共八个版面，每日刊出一期。余祥所负责的是星期天的《文艺副刊》和《青春走笔》这两个版面。《文艺副刊》主要刊登散文、杂文、小小说和诗歌等内容，《青春走笔》与《文艺副刊》虽形式差不多，但它所不同的是相对而言较有局限性，可以把某个较长的青春故事放在里面。

余祥到了报社就迫不及待地坐在办公桌前审阅稿件。再过一天他所负责的两个版面就要分别刊出，所以必须得提前把所需的稿件编排好。只有在忘我的工作和写作中，余祥才能把生活的烦恼抛之脑后。因余祥早上从家里走的时候虽老婆煮了稀饭，他却没胃口，为了应付肚子，路上他只好在早餐店买了两个包子。这会儿，余祥正边吃包子边仔细地审稿。报社主任走来告诉他，让他上午去采访一个为了支持男友上大学，在本市打工的女孩。深入到生活基层，切实地了解发生在自己周围的真实故事，余祥非常乐意这么做。甚至他多次都从采访中获得了另外的创作灵感。余祥马上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下来。

几十分钟后，余祥整理好绝大部分稿件，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了一下就出发了。

余祥按照报料所提供的地址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找到了坐落在市民中心的“满江春”这家餐厅。

余祥又仔细一看他所要采访的人员名字正是秦小舟，不禁一阵惊诧。

秦小舟芳龄二十，但清秀的脸加之略瘦的身材使她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模样。秦小舟从未在余祥面前提及过她的男友。让他来了解她跟她男友的故事，余祥一下子没有了任何动力。这是余祥自从进入报社以来采访第一次所遭受的心理挫折。他觉得他只看到了生活中的一个活脱脱的可爱、美好的秦小舟。至于她跟她男朋友的事，他不想知道。他在采访别人的时候，是以记者、朋友的身份去